

《相容》

角色

男人

女人

青年

漁民

醫師

官員

警官

數位研究人員

數位救護人員

數位醫務人員

數位躺臥在床的人。

備註：

◎ 整體調度以高流動性為主要考量。

◎ 部分臺詞透過換行、留白來表示節奏。

1.

（黑暗。空間中遍布著各式測量儀器規律的響聲、細細水流聲，以及少數人的行走聲）

（約莫三十秒後，開門聲驟然響起，緊隨而來的是金屬罐掉落聲、氣體洩漏聲、咳嗽聲，漸漸地，空間沒了聲息）

（開始能聽見玻璃破碎、水被擾動的聲音。隨後，闖入者的手電筒亮起，掃視空間的殘破）

（手電筒關閉。一陣行走聲後，開門聲響起）

（影像內容：內容呈現極魚的生理運動、頭部帶有誘食器官的雌性極魚的捕食畫面）

（極魚的原型為現實中的角鮟鱇，生活在深海無光處）

男人：（聲音）極魚，生活在沒有光的深海之中。

雌性極魚有著會發光的誘食器官，讓獵物在黑暗中自投羅網。

雄性極魚比雌性極魚小了幾十倍，在整個生命中，牠的消化系統會不斷退化，因此，牠需要透過那雙天生追隨光的眼睛，隨著光，隨著費洛蒙的軌跡，找到雌魚。

為什麼極魚在極端惡劣的環境裡，繁衍後代的成功率還是高得難以想像？這就是我們的研究重點——

（影像內容：雄性極魚透過咬合而與雌性極魚融合等畫面）

男人：（聲音）在交配期的時候，雄魚會一口咬在雌魚身上，兩者接觸、細胞增生、血管融合，最終相容。這是我們的研究重點，我們推斷極魚因為深海中的病原體稀少的緣故，所以天生在免疫系統上有著缺失，也因此，不同的個體細胞間不會產生排斥反應。

雄魚從此成為雌魚的一部份。

最後，雄魚喪失所有感官，退化到只剩精巢，永遠依附在雌魚身上，為雌魚提供精子。

（燈光微微亮起。男人帶著兩個紅酒杯，踏著水與血液進入研究室）

男人：在政府的支持之下，這項研究開始。

我是研究計畫的主理人，我太太跟我一起研究。最近，我們終於掌握應用極魚這種特性的方法。

成功應用在人體上。

（空間亮起。一間研究室，數位研究人員倒臥。數座魚缸散置其中，且全數破裂並漏著水。這些魚缸的魚全數死亡，血液蔓延魚缸中僅存的水）

男人：但一切都毀了。

意外發生的那天，我原本很慶幸，慶幸我和他都不在研究室裡面。

原本。

（男人用兩個酒杯，浸入魚缸中，盛裝出兩杯紅色液體）

（順接下一場）

2.

（時空轉換，研究室尚未發生慘案前一天。男人與女人的冷調、無生氣的家中客廳，餐桌上擺了些精緻餐食如起司、火腿、生魚片等。另外有一台空氣清淨機置於角落）

（女人帶著空氣清淨機濾網走向空氣清淨機，他時不時咳嗽著，接著他將濾網安裝上並開啟。空氣清淨機嘈雜運作聲傳出）

（男人走出，將手上的裝有紅色液體的酒杯，分別放在自己與女人面前）

男人：真的好吵。

女人：什麼？

男人：空氣清淨機。

女人：嗯。濾網洗過了還是一樣。

男人：沒事。我們很快就不需要這個了。

（沉默）

男人：快吃吧，我們今天不管怎樣就是要慶祝。你吃吃看這個生魚片，我託人

到清淨區買回來的，保證沒有汙染。

（女子盯著生魚片，沉默）

男人：你不舒服嗎？

女人：還好。

男人：（笑）還是太興奮了？

（男人舉起酒杯，示意要與女人碰杯，女人舉杯回應。兩人喝了一口，
女人不慎嗆到，男人趕緊離開位子上前關心）

男人：還好嗎？

女人：還好。

男人：（笑）你一定是太興奮了，沒關係，這些我們今天不吃也沒關係。

女人：很浪費。

男人：這些美食、好酒，最乾淨的食物，我們以後要多少有多少。我們不用再
住這裡，一堆工業廢氣。我們要去住新房子，住在清淨區，幾萬棵樹為
我們，為你製造氧氣，你可以大口呼吸。快點，想像一下，我們一起。
吸、吐、吸——

女人：上面會怎麼安排，我們都還不知道。

（男人默默回到位置上，隨手拿起火腿食用）

男人：我們的成果對國家來說是重要突破。

女人：那當然。（頓）我們的成果。

男人：我們真的經歷了好多。這一路。

還記得我們最一開始的熱忱嗎？

女人：嗯。我相信這項研究可以為社會帶來好處。

男人：是啊。

女人：我相信。

男人：我們也走到這步了，不是嗎？（頓）未來，等你的肺養好了，身體健康
了，感覺，差不多就是那時候了？

女人：我最近想法有點改變。

男人：嗯？

女人：我想，但我開始在想。（頓）在這裡（頓）生小孩是好事嗎？

（沉默。男人又隨手拿起起司食用）

男人：我理解。

女人：真的嗎？

男人：但…我只是……不知道我們的精卵還要凍多久。

女人：我的身體——

男人：會好的。一切都照計畫進行就沒問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頓）總會有辦法的，我們不一定要自己來。

（沉默）

男人：怎麼說……我們的精卵放在那裡，有一種……被別人掐住的感覺（笑。

接著沉默）

女人：是因為我們活在這裡。

（沉默）

男人：我們不年輕了。

（沉默，男人拿起酒杯喝了一口）

男人：你覺得我們的研究，真的能大規模應用嗎？

女人：幹嘛問我呢？

男人：你還是比我厲害。

女人：但你才是主導的人，不是嗎？（頓）如果沒成功的話，也好吧。

男人：那我們就不會被上面安排更好的生活，那我們就不用想生小孩。（頓）你的肺、你的身體都不會好轉。

（沉默。男人又隨手拿起生魚片食用，女人看著他，接著女人開始乾嘔且咳嗽）

男人：你今天到底怎麼了？

女人：身體？

男人：我是指，你今天好，悲觀？好像我們不該期待未來？連想像都不——

女人：對，我們是不應該。（頓）我們不會過更好的生活，我們不會有小孩。

男人：什麼意思？

女人：我不想給出成果——

男人：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頓）不管怎樣，我們都是造福了一群人，要是你媽還在的話，他的肺就有機會——

女人：他不會。（頓）他不會要這麼做。（頓）他走的時候，都還是相信我是在研究對社會，對像他一樣的一般人有幫助的事。

男人：國家會運作的更好，我們會活得更好，這樣不好嗎？

（沉默）

男人：那你又為什麼一直研究？

女人：對，我想要和你過更好的生活，搬到清淨區、我們會很健康，我們要什麼就會有什麼，對，甚至是小孩——

男人：那就別鬧了。（頓）為什麼是現在？

女人：記得嗎？人體實驗成功那天，病患不管再虛弱都要來跟你道謝。我看著他的表情——哭紅的眼睛，哭到滿臉皺褶…那是生命，那是希望。但我馬上想起來，想起來提供者的樣子…他，他不配有表情，他的頭被罩住，肚子上的缺口不配被縫起來…那時候，我才真正，真正意識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男人：你冷靜一點，你快喘不過氣——

女人：我怎麼冷靜？

男人：這種事情本來就一直在發生——

女人：然後我們加速了——

男人：也會有人因為我們被救。那個病患，你知道嗎？他救濟很多小孩，一些（頓）爸媽不見的小孩。（頓）而且，會死的都是本來就該死的，他們是

殺人犯、有些是恐怖分子——

女人：政治犯、宗教人士、異議分子——

（沉默）

女人：我不會把我的研究成果交出去。我的，研究成果。

男人：我們每個人都有出力，你只是最後找到答案的那個！

（沉默。在男子說以下台詞時，空氣清淨機規律的故障提醒聲響起）

男人：我們太……太悲觀了，我們不會殺很多人，相反，我們會拯救很多人——光是一個人可以救很多個人。而且，我們的研究可以降低移植後的排斥反應，那就代表說上面不用在茫茫人海裡面找合適人選，（頓）無辜的人選。他們可以更自由的用那些罪犯的器官——

女人：自由。

（沉默）

男人：對，自由，誰不渴望自由？但自由是建立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至少在這裡是這樣。這沒有辦法改變，但我想看到你自由，看到你不再被身體綁著，我想要看到哪天你不再需要那台破機器，不用再聽它的故障聲。

（男子去把空氣清淨機關閉，寂靜片刻）

男人：很安靜對吧。

女人：嗯。

男人：我們已經不能回頭了。（頓）就算你不把成果交出來，我和其他夥伴還是能把答案找出來。

女人：你們能嗎？

男人：我們能。（頓）明天下午，會有人來正式交接成果，你要好好配合。

（頓）我們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我們可以有孩子。因為我們，孩子的人生會很順遂，會幸福。

(沉默)

女人：因為我。

男人：因為你。

(男人再次舉杯，女人遲疑一會後，也舉起酒杯)

男人：謝謝你。

(兩人酒杯相會，清脆的玻璃聲響起瞬間，燈暗)

(碰杯聲延伸成數個水缸破裂的聲音)

3.

(時空轉換。研究室發生意外之後，警官在審訊室外，男人帶了一些食物進場。審訊室內時不時傳出咳嗽聲)

男人：謝謝你……謝謝……

警官：他逃到頂樓，差點跳下去。

男人：都是我的錯——

警官：對，都是你的錯。你可以好好考慮一下要不要自己去跳樓。

男人：我不能，他需要我——

警官：是你需要他。(頓)不是嗎？你是因為他的能力才有今天的。

男人：我們是一起的。我們，

(沉默)

警官：研究成果怎麼樣了？

男人：大部分都毀了，樣本、資料數據……不知道能不能修復——

警官：這樣啊。(頓)剩他知道答案了。

男人：他會怎麼樣？我們會怎麼樣？

警官：那要看他想怎麼樣。(頓)他不打算讓步對吧？

男人：應該是。

警官：自求多福。(頓)他身體還好嗎？最近？

男人：肺部的情況更惡化了。

警官：唉。進去吧。

男人：我可以進去嗎？不怕我們串供……或什麼的？

警官：進去。

男人：食物要檢查嗎？給他的。

警官：幫我跟他問個好。

(警官開門，濃厚的菸味飄了出來)

男人：菸味太重了，能不能換個地方？他不適合——

警官：不進去就回去吧。好好陪他。

(男人進入審訊室)

4.

(場上傳出音樂：〈鱒魚〉——舒伯特)

(審訊室中有桌子和兩張椅子，桌子上有個菸灰缸，裡頭有幾根菸蒂。

女人坐在其中一張上，雙眼無神，沒有對男人的進入多作反應)

(女人沒有回應，只咳嗽著。男人坐到女人旁邊，為女人盛裝些食物)

(男人觀察著女人，女人深吸一口氣。寂靜。男人夾起一些食物想餵女人)

(在男人溫柔的嘗試下，女人吃進口中，開始咀嚼)

(咀嚼數下之後，女人咳嗽，食物噴出，女人眼睛仍然無神地看著前方)

(男人焦急地脫下外套清理食物殘渣，而女人始終看著前方)

(男人清理完畢，心力交瘁地回到座位上，並望著女人)

(男人流下淚水，並默默地擦拭，生怕女人發現，然而女人還是看著前方)

（男人抱向女人，深深、深深地抱著）

（好一段時間後，女人看向男人，接著緩緩地回抱）

女人：你還想要孩子嗎？

男人：不想。（頓）我只要你沒事。

女人：這樣啊。回家吧。

（〈鱒魚〉——舒伯特，音樂結束）

5.

（家中客廳。多了一個充氣水池。男人正拿著一條長水管往充氣水池中注入水）

男人：我問他為什麼做這種事？他說不記得了。

我問他為什麼殺人未遂還可以被放回來？他說不太清楚。

我問他把成果交出去了嗎？他說可能吧。

我問他有沒有被處罰？他說應該沒有。

我問他身體有沒有異狀？他說也許快好了。

我問他，能不能給我一個確定的，不變的答案？

（男人在水中倒入幾包海鹽）

他說他不想要出門，他不想要住在這裡，他不想要吃魚，他說他的皮膚很刺很癢。

你到底想要什麼？

（沉默。男人與女人相視，接著女人將身體泡進水池中）

男人：你還要泡多久？

女人：再一下子。

（男人坐在水池旁，拿出筆記本畫了一橫）

男人：七十二。

女人：再一下子。

男人：七十三。（看錶）你已經泡了三個小時十二分了。

女人：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男人：你能不能趕快出來？

女人：再一下子。

男人：七十四。

女人：你能不能不要什麼都要記下來？

男人：你趕快出來我就不會記了。

女人：再——

（男人準備記錄）

女人：還沒。

男人：不要鬧——

女人：再一下子。

（沉默片刻，女人開心的笑了，男人又在筆記本上劃了一橫）

男人：七十五。你的皮膚要泡爛了。

女人：不會，很舒服，要來泡泡看嗎？

男人：一定要是鹽水？

女人：對。你能不能再加一點海鹽？

男人：還不夠嗎？

女人：不夠。

男人：你感覺得出來？

女人：對。會癢。

（男人拆封了一袋新的海鹽，並將海鹽倒到秤重器上，接著將海鹽倒進

水池)

男人：100 公克。

女人：再 25。

(男人又補了一點海鹽進水池，女人開始攪動水池，而男人又再次拿出筆記本寫著)

女人：完美。我這陣子吃藥後都在做夢。

男人：什麼夢？

女人：你養過魚嗎？

男人：研究室裡。

女人：那不算。我小時候養了一條金魚，我很愛牠，很愛。我喜歡牠胖胖的樣子，所以有一次，我在睡前把一大把飼料灑進水缸裡。我期待隔天牠會變得更胖。結果呢？你猜？

(男人沒有回應，只書寫著筆記)

女人：嗯，當然是那樣。那時候我才知道生命是脆弱的，但我還是想要有一隻很胖的金魚，所以我又買了一隻，這次，我嚴格控制各種變因——餵食量、水質、環境、氧氣濃度……牠的生命隨著我的控制，走向我想要的樣子，很胖的樣子。

我一直夢到，我在水缸裡。我是那隻魚，我吃、我游、我生活，我不質疑我的生活。我很幸福，因為一切都被安排好了。一切。

你有在聽嗎？

男人：(放下筆) 有。

女人：你沒有。你沒有珍惜我願意說話的時候。

男人：對不起。

女人：你一直記錄讓我很不舒服。

男人：你什麼都不說，我只好從外在行為觀察。

女人：我是實驗品嗎？

男人：不是。但你——

女人：但我——

男人：跟之前不一樣。

女人：我要怎麼跟之前一樣？

（沉默）

男人：對不起。

（沉默一陣，接著女人潑男人水）

男人：喂！

女人：活該。

男人：濕掉了。

女人：誰叫你要一直記。

（女人又潑男人水）

男人：喂！你等等自己清！

女人：（笑）不要，你自己惹的禍。

（女人不斷潑男人水，同時一直笑著。男人把筆記本放在一旁，加入潑水的行列。兩人越玩越開，玩開的男人作勢將海鹽倒入水中）

女人：喂！

男人：你會怕嗎？

女人：不准。

（男人緩緩地將海鹽倒入水池中）

女人：我說了。

（男人沒有停止，女人走出水池，把男人按進水中一會兒）

男人：（咳）你幹嘛！

（女人將一旁的筆記本撕爛，丟入水中。冷冽的對男人說）

女人：加水。

男人：啊？

女人：加水。

（男人往水池中加入清水）

（女人見男人加得差不多後，用腳試了試感覺，接著又回到水中）

（沉默好一陣子）

男人：對不起。

女人：為什麼不相信我？

男人：什麼？

女人：我說我感覺得出來。

男人：對不起。

女人：這是你對我講過的第幾次對不起？

（沉默）

女人：你寧願相信數字也不相信我。

男人：我相信你，但——

女人：你不相信我。

男人：我…你要怎麼解釋你可以感覺得出來幾克海鹽的變化？

女人：我說我感覺得出來，你一定要經過記錄經過實驗經過證明才肯相信我嗎？

（沉默）

男人：對不起。我不會再記錄了。（頓）你可以原諒我嗎？

女人：原諒你什麼？

（沉默）

女人：我原諒你。

（沉默）

（敲門聲響起，女人下意識躲進了水裡，男人將女人拉了出來）

男人：不要這樣！等等噏到水！你的肺怎麼樣你還不知道嗎？

女人：說我不在，說我不舒服。

男人：我會。你不要亂來，不要整個人躲進水裡。

（男人前去應門，女人躲入水中）

（一會後，女人探出頭，嚐了嚐人造海水。他反胃）

（男人走了回來，女人又躲回水裡）

男人：不要再鬧了，你窒息怎麼辦？

女人：（探出頭來）是誰？

男人：你舊情人。我就不讓他進來了。

女人：他跟你說什麼？

男人：就只是探望，看看你好不好。

女人：我很好。

男人：我也這麼說。

（沉默）

男人：你很好。

女人：我很好。

男人：上面說有些事情需要找你談談……我再陪你去——

女人：不用了。

（沉默）

男人：他還說，我們的研究成功擴大應用了，很順利。

（沉默）

男人：所以你把成果交出去了。（頓）謝謝你。

（沉默。一段時間後，女人開始劇烈咳嗽，接著吐在了水池中）

女人：換水。

男人：我來。

6.

（觀察室中，男人與女人隔著玻璃看著躺在病房中病床上的青年，青年的臉部上方有光照著。男人與女人靜止）

（本該短暫且規律的儀器響聲，因時間延長成聽起來粗獷沉重的長白噪音，一段時間後，青年說話）

青年：下沉，海中，

呼吸不能，求死不能，

所以一直往上，游，游，想游上海面

游

游

游

看見，用我的眼睛，看見，過往

看見，奶奶說我的眼睛清澈，一定，一定是因為從小吃魚

看見，老師說我的眼神桀、桀傲不遜，老是喜歡，打破規矩

看見我，小時候的，我拿著畫筆，一切都是畫布

承載我——思維，思想

游

游

游

看見，我把城市當成畫布，畫上我的控訴
畫了一群豬，肥油充斥腹部

游

游

看見，警察追，我，脖子遭到電擊，昏去
快到了，海面

使出更多力氣，游

越接近海面，時間和動作就越

來越

慢 慢 慢

但快到了，只要再——

（躺在病床上的青年抽動了一下，女人注意到了）

男人：他是反動分子，在你舊情人負責——

女人：別再這樣叫他了。

男人：在他負責的區域，聽說抓這位抓很久了，真沒用。還好這次，這位自己
從高處摔下來，腦部受損。

女人：他好像動了。

男人：怎麼可能，他是反動分子。

（男人笑。接著雙方沉默）

男人：應該只是一些反射動作。

（醫師走到病房中，隔著玻璃向男人和女人點了頭）

青年：（大口喘氣）陽光，陽光很刺眼，瞳孔進入光線

（醫師為青年補上麻醉劑，時間又緩了下來，儀器聲再次被拉伸成粗糙
的長白噪音）

原來我躺著，眼前是一盞燈
光線，是一隻大手
壓我，壓回海裡
掙扎，掙扎不過
有兩個人，在島上看著我
我在這
我在——

（青年不再說話，時間連同聲音回歸正常）

（醫師來到觀察室中來找男人與女人）

醫師：感謝你們願意跑這一趟，上面說想特別謝謝你們。

男人：這是我們的責任。

（醫師給了男人一本精美的筆記本）

醫師：拿好。

男人：這是？

醫師：長官給的，他聽說你喜歡手寫筆記，想當謝禮。當然，謝禮不只這些。

這幾個月來，很多人因為你們的研究受益。

男人：能夠成功應用的你們才是最大功臣。

醫師：（笑）不簡單啊，這幾個月開了不知道幾次刀，但都是一些有錢但沒時間的人，他們冒著風險也想賭。還好有拿他們練刀和測試結果，現在我們的技術正在最佳狀態，長官們都等不及了。

醫師：先生等等就跟我來露個臉吧，在長官開始之前。

男人：沒問題。

女人：他需要的是？

醫師：什麼？（頓）啊，眼角膜。長官需要的是眼角膜，其他部分會分配給其他需要的人。也算是物盡其用。多虧你們掌握極魚特性的應用，我看你們往後好幾代都不愁吃穿了。你們的生育計畫怎麼樣？什麼時候把庫存拿來用？

男人：我們目前…我們的年紀太——

女人：看上天怎麼造化了。

醫師：（笑）上天？是人，是我們，是你們為世界帶來那麼多進展，謀求人類福祉。世界上沒有神。年紀大不要緊，我們可以找人——

女人：我們會靠自己。

醫師：那好，有需要的話隨時聯絡我。之後繼續研究嗎？

男人：我們……需要休息一陣子。

醫師：也好，好好享受新的生活……政府給你們什麼好處？

男人：我們能自由的選擇要搬到哪裡，清淨區也可以。

醫師：那很不錯，清淨區都是一些達官顯要，搞不好你們未來也有機會接觸政治——

男人：（笑）那不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只是研究員，我們也比較適合聽指令。

醫師：謙虛了，而且人生也不是你說了，就定了。你看長官，他因為你們而準備重新看清楚世界了，你們讓他的人生重啟了，他這幾年都找不到和他匹配的眼角膜，現在終於不用管匹不匹配了，有好的就可以用。

他幾年前才想不到會有這天。

知道他這幾個月最常說什麼嗎？他說等移植完成，他要去打獵，他會看清楚獵物，他會一槍讓牠們爆頭。這是非常人道的，（頓）只要他看得清、打得準。

男人：他會的。

醫師：扯遠了，抱歉抱歉。

（幾名醫務人員準備將青年連床帶走）

醫師：準備要開始了，先生，您先跟著他們去找長官吧。

男人：那我老婆呢？

醫師：上面有事要交代他。

（沉默）

男人：我能一起嗎？

女人：沒事，我聽說了，他們只是要跟我確認後續研究可能，你先去吧。

男人：好吧，我再等你。

女人：你結束後就回家吧。不要等我。

男人：沒事，我——

女人：不用等我。聽我的。

男人：回家見。

（男人離去）

醫師：我交代的你有照做吧？

女人：嗯，都準備好了。身體。

醫師：話說你真的打算自己來啊？就算你之後好轉了，也不至於健康到沒有懷孕的風險。

女人：沒事，我想這麼做。

醫師：你真的打算什麼都不跟他說？

女人：我說不出口，就當作給他一個驚喜吧。

醫師：你會消失好一陣子，你打算怎麼解釋？

女人：說有研究需要我去幫忙就好。到時候麻煩你轉告了。

醫師：那你跟我來吧，都準備好了。

（沉默）

醫師：不用緊張。走吧（離去）。

（女人望了一眼青年，接著離去。倒臥的青年被醫務人員推下場）

（幽微的音樂聲：〈鱒魚〉——舒伯特。響起）

青年：（聲音）奶奶說我的眼睛清澈，一定是因為從小吃魚
老師說我的眼神桀傲不遜，老是喜歡，打破規矩
同伴說我的肺強而有力，逃跑的時候，體力都用不盡

7.

（一處海邊。女人正與漁民玩耍著）

男人：一個月，他消失了一個月。這一個月，我每天擔心他的死活。但現在看到他在那，開開心心的玩？
他的體力好像變好了。
昨天，警官，他的舊情人暗示我，往這邊找。
真的在這，這座海邊。
為什麼不聯絡我？

女人：（對男人）喂！

（女人朝男人奔了過來，並擁抱男人）

女人：你來了！你怎麼找到我的？
男人：不重要……你這段時間……
女人：很好，都很好。

（沉默）

男人：就這樣嗎？
女人：嗯。
男人：（頓）好。回家吧？
女人：不要。我喜歡這裡。
漁民：（大喊）喂～進來家裡坐坐——
女人：走吧。

（女人牽著男人跟隨漁民離去）

8.

（漁民的住宅，整體有些破舊，但一切都大致堪用，且家具上還有些小塗鴉。女人、男人在一個素樸的飯桌前相對而坐）

男人：魚腥味好重，你不會反胃嗎？

女人：不會，意外的滿習慣的。在這裡呼吸的感覺很好（吸一大口氣）。

男人：你氣色變好了。

女人：休息了那麼久。

男人：你感覺有變胖，健康的那種。

女人：你倒是感覺變瘦了。

男人：你就知道我這段時間多擔心你。（頓）為什麼不聯絡我？

女人：我們適當的獨處一下，不覺得很好嗎？

（漁民端著一鍋食物到桌上，並坐在女人身旁）

女人：哇！太香了吧！

漁民：你都不知道這鍋多難搞，快吃快吃。

男人：不好意思，他不吃魚——

漁民：啊？

女人：我吃，我喜歡吃魚。婆婆對我最好了。

漁民：孫子不在家，我只是加減練一下廚藝。（頓）你們是感情不好喔？還分開坐。

女人：他嫌我剛玩完很髒。

男人：沒有。

女人：那就好。

（女人為大家盛裝食物）

男人：我不要太多，謝謝。

女人：他嫌你的菜不好吃。

男人：不是。我，最近食慾不好。

漁民：好，不用勉強。（對女人）你不要一直捉弄他嘛。

女人：婆婆，這是我們的情趣。

漁民：噁心死了。

（男人緩緩地吃起食物。而女人大口大口地吃著食物，男人望著女人）

漁民：你是也不用吃那麼快。

女人：婆婆煮得好吃。

男人：他來這邊的時候，食慾就這麼好嗎？

漁民：對啊，好會吃！

女人：我說過了，不要一直觀察我。

漁民：才幾天就要把我吃垮了。跟我孫子一樣，還好他不在，不然一餐要吃多少都不知道！

男人：年輕人。

漁民：對啊，我孫子以前在吃飯的時候，就像餓死鬼投胎一樣。但他說在城市裡面都吃不多。

男人：的確會有這種狀況。

漁民：說分配不均，空氣又不好。

女人：空氣真的不好，這裡的空氣好多了。

（女人深吸一口氣，男人盯著他）

漁民：啊，你們要回去的時候，順便幫我帶一些東西給我孫子好不好？

男人：那當然，他住在哪？

漁民：之前是住在學校宿舍，但最近說被退學了，也不知道換到哪裡。

（女人用腳勾弄男人的大腿內側，男人有點嚇到，但不動聲色。接著女人持續用腳勾弄著男人）

漁民：怎麼？很難找哦？

男人：沒事。那你想帶什麼給他？

漁民：我曬的一些魚乾，他很愛吃，也營養，帶過去給他當零食。我相信啊，他就是每天吃我捕的魚，身體才那麼好。我也拿一點給你們吃吧。

女人：謝謝婆婆。

（漁民離去。男人坐到女人旁）

男人：你是怎樣？

女人：檢查你正不正常。

男人：你才該被檢查正不正常。

女人：我不正常嗎？

男人：你有點正常過頭了。

女人：這樣不好嗎？

男人：這樣很好。

女人：親我。

（男人吻上女人，兩人越吻越激烈。兩人的雙手開始在彼此身上游移，
男人在過程中發現女人胸口微微的傷疤）

男人：你這是怎麼了？

女人：你總是可以打壞氣氛。

男人：你動手術？

女人：我動手術。

男人：你消失是動手術？

（沉默）

女人：對。

男人：肺……？

女人：對。

男人：為什麼瞞著我？為什麼……到底為什麼？你還有什麼瞞著我？你明明……你犯罪……你為什麼，一點事都沒有？

女人：因為我有貢獻，因為他們還是需要我。（頓）你不開心嗎？

（沉默）

女人：我重生了。你不覺得很驚喜嗎？突然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我。

男人：我們回去吧。

女人：不要。

男人：在這裡我不自在。

女人：在這裡我很自在。（頓）親我。

（寂靜）

女人：親我。

（男人吻向女人，兩人綿長的相吻）

女人：你不是想要孩子嗎？

男人：嗯。

女人：我比以前更健康了。

男人：嗯。

女人：我想，我也想要孩子。

男人：真的嗎？那我們再去醫院安排——

女人：咬我。

（男人照做，女人微微閉起雙眼）

9.

（深夜，漁民孫子的房間中，房間牆上畫滿海中景色、如珊瑚、海草、魚等等。而男人與女人睡在鋪著簡易床墊的地上）

（極微量動物組織被燃燒的味道散發出，女子吸入）

（房間外傳出門持續被撞擊的聲音，而兩人都未對聲音作出反應）

（門越來越劇烈被撞擊的聲音，接著是門被撞開的聲音）

（青年，眼眶滲著血，裸著上身，多處割傷可見。他進了房間，四處摸索）

（過程中，他離女人越來越近，接著他找到了女人）

（青年側臥在女人身旁，頭靠著女人的胸口，與女人同步呼吸、起伏）

（女人連同青年的呼吸聲越來越急促，接著，兩人忽然沒了呼吸聲）

（青年緩緩地，跌跌撞撞地離去，在青年出房門前，女人彷彿差點窒息

般驚醒並大口呼吸，他起身，看見青年離去的身影)

(他起身，隨著青年走出房間)

10.

(一處礁石處，海浪聲持續響著)

(手電筒的光束照進，四處揮舞。隨後帶著手電筒的女人走進)

(女人站在礁石邊，一面是海，一面是陸地，女人望著遠方陸地方向的建築物光亮)

(深夜的陸風吹來，一陣更為濃烈的動物組織被燃燒味道隨風而來，感到不適的女人遮掩口鼻，想要憋氣)

(青年走出，雙手環抱女人，將疲軟的身體托在女人身上)

青年：你終究要呼吸

你終究要讓我回去

你終究要接納我，我們因為你而結合，相容，我們依賴彼此活著活著，終究要呼吸的

我從遠方的焚燒場，隨著深夜的陸風而來
回到

自己的肺裡

(女人再也忍不住，吸了一口氣，並開始反胃)

你終究要呼吸的

幾百人的毛、指甲、皮膚、肌肉、骨骼都被你吸了進去
包含我的空殼

你終究要呼吸的

你只見過我一面，但你在每一次呼吸的時候，都會想到我

(燈暗。傳出女人的嘔吐聲，以及劇烈且不穩的呼吸聲。落海聲響起，接著是海面被擾亂的聲音，呼吸聲持續，但慢慢地平靜下來，平靜的呼吸。最終，海浪聲轉化為深海中的聲音)

11.

（延續上段深海中的聲音。場上，數位醫務人員推著一床床的、無意識的人進進出出。一旦醫務人員將人推下場，就有骨骼被撞擊的聲音傳出。本場次，醫務人員如海流，無意識的人如沉物，隨波逐流）

（深海中的聲音轉為海浪聲，延續下場）

12.

（海邊。男人著潛水服出場）

男人：這幾個月，他開始覺得他是一隻魚。

他渴望自己有魚鰓，而不是肺。

他每天都想往海邊跑，所以我們放棄了入住清淨區的機會，在海邊找了個房子，離海非常近。

他滿意，但還不夠滿意，他每天都要往海裡去。

他每一次下海，每一次都想往更深，更遠的地方游去。

昨天，他在海裡把呼吸器拿掉，差點溺死，還好那裡不深，我還敢下去。

但他還是堅持要下海，他說只有在海中，他不會感到窒息。

（已經換好潛水服的女人出場，一隻帶有光源的魚浮游、伴隨他。男子看不到這條魚。他徑直往海走去）

男人：可以等我嗎？

女人：等什麼？

男人：我要做心理準備。

女人：你會怕海就不要跟——

男人：我更怕你死在……

女人：我不會。（頓）知道嗎？我好像可以在海裡呼吸——

男人：你好像瘋了。

（沉默）

男人：你跟我說好不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想讓無辜的人死在政府手裡，所以你想把成果毀了，想把夥伴們殺了。（頓）然後呢？你沒事，因為你把成果交出去。然後呢？你是先變了才移植新的肺，還是移植新的肺之後才變了？

（沉默）

男人：你移植誰的肺？

女人：長官拿了他的眼角膜，我拿了肺。

（沉默）

女人：這樣不好嗎？我變了，不好嗎？我變不好了嗎？你不想要這樣的我不嗎？

（沉默）

女人：難怪你不相信我。我說，我感受到的水裡鹽度的變化，你不相信。我說，有一隻魚一直在我身邊——

男人：（頓）我相信。

（沉默）

女人：你準備好了嗎？

（男人沒有回應。女人漸漸往海中走去，游去，而男人默默跟在背後。海中的景色漸漸浮現，女人不顧男人往深處游，而男人始終尾隨在女人後面）

青年：（聲音）珊瑚、海草、沙子、魚、蝦，和那些我認不出來的生物。

這是我第一次跟著奶奶潛入海裡，看見的景色。

小時候我怕海，但潛水後，我很快就不再害怕，我反而想——指出那些在我眼中膨脹的宇宙。

（女人遇見了一群魚，並且彷彿與牠們有所交流一般）

青年：（聲音）上岸後，我求奶奶買給我一些顏料，讓我把海中的一切留在岸上。

那個禮拜，奶奶幾乎不怎麼吃，周末，他到城裡帶了顏料回來。
但沒有畫布，於是家中的一切都是我的畫布。

（魚群開始往更深處游去，女人則跟隨。男人賣力地游上前想阻止，但跟不上女人）

青年：（聲音）奶奶說我的眼睛清澈，奶奶說我應該當個畫家，畫出我看見的世界。

於是我不停地畫，小學畫到中學再畫到大學，我靠著奶奶賣出的漁獲，搬到了城市裡。

奶奶說我的眼睛清澈，於是我看見了警察把暴動者活活打死、師長被帶走後沒再回來、原本虛弱的高官，隔了一陣子後容光煥發。
我有個擔任實習醫師的同學，很開朗，但忽然自殺身亡，我看不見，眼睛再清澈都看不見他的屍體。

於是我不停地畫，在夜裡，在城市各地。我被追捕，有幾次，同一位警察放跑我，說：「年輕人，我年輕的時候像你一樣，巴不得害死自己。」
但我繼續噴漆，我不再畫海底，我畫眼睛，像我的使命。
一雙雙眼睛，遍布在城市裡，盯著每個人的一動一舉。
一雙雙眼睛，像長在身體裡，看著每個人的身體數據。

（隨著深度越深，青年的身影漸漸浮現，男人彷彿看見青年，他有些恐懼地往上游，但游沒幾下又回頭往深處尋找女人）

青年：活著的他們盯著我。

而死後的我也盯著他們。

時時刻刻，只要我還在呼吸，只要我還看得清晰（離去）。

（女人被魚群環繞，魚群透過身體、嘴部觸碰著女人的身體）

（男人在掙扎中弄掉了氧氣罩，女人發現了，著急地往男人游去。女人把氧氣罩給了男人）

（燈緩緩暗去）

13.

（時空轉換。審訊室內。女人和官員坐在一張桌子的對面，官員抽著菸，女人不斷咳嗽）

官員：我聽過資料了，你肺不好。

（沉默。官員又吸了一口菸。吐出）

官員：你的夥伴們也被你搞一個肺要不好了。

女人：他們沒死？

（沉默。官員比剛剛吸了更一大口菸，吐出）

官員：全救活了。（頓）你就算不把成果交出來，他們遲早可以找出來。

（沉默）

官員：真想看看你現在的表情。（頓）你對死刑犯、對該死的人有罪惡感，但你對那些共事幾年的同事沒有罪惡感嗎？

（沉默）

官員：他們有他們的家庭，他們知道他們必須貢獻，但被你毀了。

女人：政府。

官員：政府？（頓）研究有分有價值的和沒價值的，沒價值的研究我們不允許存在。（抽一口菸）人也是有分這兩種，你覺得你現在是哪一種？

（沉默）

官員：有一項很有價值的研究。那項研究被廣泛運用，是關於注射什麼藥物，能讓人，讓女人絕育，同時保留勞動力的研究。

（沉默）

官員：你有很多次到婦產科評估受孕能力的紀錄。你和你丈夫。（頓）你幫助我們，我們也會幫助你，真的。知道嗎？我喜歡打獵，獵人，眼睛要好。獵物，不只肺活量要好，也要夠聰明，不要只會跑直線。

（官員抽了一口菸。吐出）

官員：幾十年前，你還沒出生的時候。國家發生暴亂，那時候我還是個士兵。我看過滿山滿谷的屍體，我用這雙手搬著他們，搬到手都麻掉，心裡幹這些死人幹得要死。為什麼要暴動呢？為什麼隨風起舞？造成國家麻煩的人，就不需要麻煩處理。能燒的就燒，燒不完的找地方丟了。從那之後，國家安寧了很多，我希望這樣的安寧可以繼續。

你也是吧？

你做了這樣的事情，但你也是吧？

我們可以放過你，可以讓你有後代，可以让你跑。

讓你盡情地跑。

（官員將菸熄滅。燈暗）

14.

（回到現在。男人在淺海區用堅固的網子劃定一塊區域。一隻帶著光源的魚在女人周遭游蕩。女人的脖子上纏了鍊條，連接在岸上的柱子上）

男人：接過他的氧氣罩，我把他帶了上來，為他做心肺復甦術，5分鐘，他醒了，一陣子後他說——

女人：你瘋了是不是？不行的話就不要跟上來——

男人：你才瘋了。（頓）你這樣不行，我們搬回去城市。

女人：你自己回去吧。

男人：你在這裡只會搞死自己，我覺得你現在做的每一步都是想死。

女人：我回去只會被別人搞死。

男人：你不能再下海了。

女人：我會。

男人：你這樣不行。

（沉默）

男人：你這樣不行，你無法溝通，你需要被觀察。

女人：不准。

你擁有的一切都是因為我。

不准。

（女人跑，卻發現自己的脖子上纏了鍊條）

男人：他說他是一隻魚，他需要碰到海水。

但他不能淹死，他不能，我不准。所以我只能，我只能。

圈養他。

鍊條的起點在陸地上，這樣他平常在陸上，想碰海水的時候可以走上
前，但因為脖子被綁著，所以只有頭部以下碰得到海水。

這樣就不會淹死了。

（被限制的女人往海奔去，想讓頭部浸到海中，然而鍊條拉到極限，他
被狠狠地抽回。女人掙扎一陣子，他放棄，並讓身體泡在海中）

（男人拿出先前得到的筆記本，時不時記錄）

男人：第一天，我問他，要不要跟我回到城市裡？我們也許可以住回清淨區。

他看起來想殺了我。

我餵他吃飯，飯他一口不吃。只咬了我的右手小拇指，末節骨被咬斷。

血沾在他的嘴唇上，他微笑。

我記錄。

（時間推進，一天。女人姿態明顯軟下）

男人：第二天，我問他，要不要跟我回房子裡？我們也許可以像以前一樣。

他看起來很委屈。

我餵他吃飯，他，牠狼吞虎嚥，好像吃完了我就會放牠走。

但我知道，只要一放開牠，牠就會衝回海裡。

吃完後，牠含著我被咬斷的指節，牠皺著眉頭苦笑。

我記錄。

（時間推進，一周。女人變得無神，但腹部漸漸隆起）

男人：第一周，我問他，能不能從此遠離大海？我只有這一個要求。

他沒有說話，他癡癡地看向大海。

我餵他吃飯，飯從嘴角滑下來，浮在海上。

他明明三天沒有吃了，但肚子卻變大了。本來就那麼大嗎？

我坐在他旁邊，陪他看著海平線，升起的太陽。

我把鍊條解開。

太陽熱度傳來。

抱著他，我不能沒有他。

他沒有任何表情，我把鍊條重新綁上，記錄。

（時間推進，又一天。風雨交加，強風刮奏，女人已消失在場上，男人用於圈養女人的建築被破壞）

男人：隔天半夜，一個颱風來了，沒有通知，沒有預警，沒有任何單位觀察到。

應該要觀察得到，才對。

我冒著風雨出門，每一步，每一步都像有什麼在阻擋。

但我必須往前，一步，一步，眼睛被雨水刺到睜不開。

但我必須睜開，左眼、右眼。

原來他常坐著的地方，有一灘血漬。

大雨把血漬，一層一層沖去。

15.

（颱風來臨之前。岸邊，帶著光源的魚浮游在女子周遭）

女人：我全身都在改變，細胞、荷爾蒙、思想，我懷孕了，透過我們放在醫院的精卵。但這些，我都没說。

我期待，我等待他真正了解我的那天，再說。

但那天沒來。

而我的慾望卻一直湧上來。

我想往海裡去，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想。就算死在裡面也想。

這是自由。

但被剝奪。

（女人摸著鍊條）

女人：我以為，暴力遠在他方，就算來了，我們能夠阻擋。

我以為在他身邊，我不會受傷，至少不會被網綁。

在我死去之前，雖然沒有進食，但我感受到腹部一天天、一點點的脹大。血從陰道流出，讓我坐著的地方，濕了又乾，乾了又濕。

在我死去那天，我一直看著的那條魚，隨著風雨游來。

把一切網綁我的都摧毀。

（魚浮游而出，女人帶著鍊條，與魚一同入海）

女人：我們往下，往深處去。

我是一條魚，我知道該往哪去。

我餓了，無止盡的餓，我順著食物的方向游去。

（魚帶女人來到海底一處，有許多水泥塊，水泥塊表面突出人類殘肢）

（魚開始吃那些殘肢）

（女人也開始吃起人類殘肢，忽然，他感受到缺氧，想要往上游）

（殘肢抓住他的腳，女人從掙扎到不再掙扎，血從他的陰部滲出，蔓延海水。從此，女人的腹部不再隆起）

青年：海水充滿他的肺臟，我的肺臟。

女人：不再呼吸。

自由。

16.

（警方的拘留處，男人雙眼空洞地坐在其中）

（一條帶著光源的魚浮游而出，男人癡癡地看著。警官與醫師來到拘留室外）

警官：出來。

（男人沒有回應，警官進拘留室，把男人拉扯而出）

警官：出來。

男人：去哪？

警官：上面需要你。

男人：關我。

警官：你再繼續廢話，我會殺你。我想殺你，像我那些同事一樣，狠狠地把你打死，打到你眼睛突出來。等到上面不需要你的時候，我會殺你，這是我幹這行的意義。（對醫師）我先迴避了。

（警官離去，默默留下了一把槍。剩下醫師和男人）

醫師：長官說，他一睜眼就看見海。

男人：海？

醫師：他說魚、珊瑚、海草什麼的。我檢查不出來任何狀況。

男人：哦。

醫師：聽好，我不管你老婆死了沒？怎麼死的？你要給我，給上面重新開始研

究，找出這到底是什麼情況。不要再裝瘋了，不只他，其他接受移植的人都有狀況。解決不了的話，換我們被解決。

男人：嗯。

（醫師把男人毆倒在地，拳頭不停揮向他，但男人沒有反抗）

（一陣子後，醫師放棄，並開始哽咽）

醫師：我求求你，我拜託你，我還有家人。我有一個兒子，才高中，他很會衝浪，我跟他說好了，夏天的時候帶他去衝浪——

男人：你們去哪衝浪？

（沉默）

男人：清淨區旁邊的海。

沒有垃圾漂在海上，沒有那些來不及燒的屍體沉在海裡。

醫師：接下來，會換我們沉在海裡。（頓）拜託你。（頓）你太太一定希望你活著。一定。

（魚游到場上邊緣，女人隨之而出，凝視著男人）

（男人看見槍，起身，將醫師拉起後默默收起槍）

男人：他能夠等多久？

醫師：一個月。（頓）但有其他狀況更嚴重的人，越快越好。

男人：我會再聯絡你（離去）。

女人：雄性極魚依附在雌性極魚身上，全身退化，只剩下精巢。

雄魚不再擁有自我，雄魚吸收來自雌魚的養分。

這是天性。不能違反。

我死了，但我溶進去你身體。

17.

（手術室內，已經麻醉的官員躺在手術台上，醫師與其他醫務人員在場

上來來去去)

(一隻帶著光源的魚浮游進手術室，眾人對其沒有反應)

(男人持手槍闖入手術室，射穿醫師的頭顱)

(一位中年男性醫務人員想要逃跑，但被男人射中大腿)

(一位青年女性醫務人員跪地，男人沒有射他)

(一位年輕男性醫務人員蹲地哭泣，男人把槍指向他，但停頓一會後轉而將槍指向被麻醉的官員)

男人：他還有多久才會醒？

年輕男性醫務人員：至少六個小時——

(男人遲疑了好一陣子，接著對官員連開數發)

(浮游的魚游出手術室，男人跟著離去，臨走前將最後一發子彈用於擊殺中年男性醫務人員)

18.

(漁民的家中，男人坐在桌前，漁民端著菜進來，放在桌上)

漁民：找都找不到？

(男人搖了搖頭)

漁民：算了，沒事，他從小就這樣。有一次整個人跑不見了，結果是在我們倉庫的箱子裡找到。來，吃一點。

男人：抱歉，我吃不下。

漁民：是因為味道嗎？誰叫你半夜才來，一到半夜，這種燒焦味就會吹過來。

但你還是要吃，你看起來整個人都……他沒陪你來？

男人：他不會來了。

他溺死了。

(沉默)

漁民：這樣啊。（頓）我丈夫也是溺死的，以前，我們每天一起潛水，比起被空氣包著，我們更習慣被海抱著。太習慣了，所以鬆懈了，他死的那天，我們都沒注意到他的設備出了問題。（頓）但，他死後沒多久，我又開始潛水了。

男人：為什麼？

漁民：那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日常。潛水的時候，我可以很輕易地想起他。

（頓）有時候，我希望我的設備也出問題，讓我和他一樣溺死在海裡。

有一天，我兒子把孫子托付給我，說他要逃，政府說他犯了罪——

男人：什麼罪？

漁民：我也想問。

但能問誰呢？

孫子來的那一天，我還是去潛水，帶著魚叉，稀鬆平常。在海裡，我滿腦子都在想我兒子會往哪逃？犯了什麼罪？想著想著，氧氣瓶故障了都不知道，我發現的時候已經快來不及了。

我想過要放棄，但孫子在家裡。所以我拼命游，游，游。

游上海面之前，我看到了海底，好像有人在向我揮手。

他們是在呼喚我還是，跟我告別？

男人：那是……什麼？

漁民：以前他們處理屍體的方式。他們是被掏空的人，是不該被看見的人。

看見了，會出事的。

（敲門聲響起）

漁民：會是誰？

（男人沒有回應）

漁民：你介意我去開門嗎？

男人：這是你家。

漁民：（笑）也許是他回來了。

（漁民前去開門，雙眼滲血，裸著上身的青年站在門外）

漁民：你還知道要回來。吃飯啦。今天有客人。

（漁民走回桌前坐下，青年走進，沒有關起房門，緩緩地走到桌前坐下）

漁民：今天沒有魚吃，因為有一位小姐不吃魚。

（女人走進，默默地坐下，房門仍未關起）

漁民：說人人到。大家，別客氣，快吃。

（敲門聲響起）

漁民：唉，膝蓋不好了。（對男人）你去開一下吧。

（男人走到房門前，開啟。警官站在門外）

警官：監視器都照到你移動的路線了。走吧。

（男人隨著警官離去，到了場上另一區，海浪聲漸漸響起。而漁民、女人、青年仍留在屋內，安靜地吃著飯）

警官：你怕痛嗎？

男人：怕。

警官：那你不要回去比較好。

（沉默。海浪聲響著，警官拿出一把槍，放在地上）

男人：那你會回去嗎？

警官：他們找了另一批人來代替你們進行研究，比你們更年輕，更聰明，更理性。可能很快就可以找出排除移植後異狀的解決方法，我要回去盯著他

們。

男人：（男人看著槍）這樣啊。

警官：你應該殺年輕的那個實習醫師，他也加入了。

男人：他自願的嗎？

警官：誰不是自願的？在這裡。

（警官背對男人走了幾步，陸風吹起，使警官的菸點不起來。警官放棄，並聞到陣陣的，動物組織燃燒的味道。警官感到反胃）

警官：又在燒了。

（男人跳入海中，尋找女人的身影）

（他找不到）

（他掙扎。溺斃，浮沉）

劇終